

残虹零捷记

「台湾」陈青云著

上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陈青云作品集

残虹零捷记



(台湾) 陈青云著

(内蒙古) 新登字 004 号

(内蒙古) 版贸图字 [05 - 1995 - 1] 号

陈青云

陈青云作品集

残虹零捷记

著 者 陈青云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8 印张

字 数 369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

199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 - 5000 册

ISBN 7 - 80506 - 444 - /I · 171

定 价 33.80 元

内容提要

残虹零捷记一书是台湾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陈青云成名作之一，其作品从故事情节曲折离奇、人物塑造栩栩如生，开创武侠小说的先河。在武侠小说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残虹零捷记是以牡丹会主江湖人谈云色变的门派不少的武林高手，为所利用，同时也使无数的武林高手惨死。使人闻者惊心。因为不可思议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这是一个谜？不解的谜。

英雄少年自幼打渔为生，自幼与师付练武到师付去世，不知师付的姓名、来历，后救一女子，二人情情爱爱，结成良缘。生一个胖娃娃后妻子出走，渔郎出外寻找妻子，开始篇首，使武林中恩怨情仇古怪离奇。

最终，他揭开了这个古怪之谜。

阴沉沉的天，云层低得像是快要压到额头上，没有一丝风，闷得使人难受。

这是座落在饶州城西，鄱阳湖滨的一所巨宅，占地极广，面陆背湖，巍峨的门楼上，悬了一方泥金巨匾，题的是“花月别庄”四个字，朱红的大门深扃，令人一见便生神秘之感。

此刻，刚过了午正，如果是晴天的话，该是丽日当空的时辰，但可惜是个恼人的阴沉天气，入目一片灰暗，连秀丽的湖景也失了色。

别庄内，布设华丽的大厅中，有两个女人相对面坐。

一个是风韵依稀的半百宫妆妇人，一身的珠光宝气。

另一个却是个二十左右的青衣少女，简朴的衣著，衬托出她超尘脱俗的美，只是不施脂粉的面庞略显苍白，带了三分病容。

两人都没有开口，沉脸低头，气氛与外面的天气一样。

久久，宫妆妇人叹了口气，打破了沉寂，幽幽地道：“玉芳，你既然老远地跑来找我，你……带些金银回去，你父女用度……”

青衣少女抬起了头，目光中显出无比的坚毅与倔强，冷冷地道：“娘，我不是来要钱的！”

宫妆妇人声音突地变得很冷，冷得不带一丝感情地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你父女生活很苦？”

“是的，很苦，心里更苦！”

“那你是来做什么？”

“请娘把此地散了，跟女儿回家，爹需要您照顾，没有您，那不成个家……”

宫妆妇人口角一抿，道：“办不到，我化了近二十年的心血，才有今日的成就，散了……没这么简单。”

青衣少女眼圈一红，道：“娘，您总是个妇道人家，而且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宫妆妇人一声冷笑道：“玉芳，不必这那的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认为‘花月别庄’的声名不好，是不是？但，我告诉你，好坏也是一个江湖门派，同时，我没打出过你爹的旗号。”

青衣少女站起身来，凄凉地道：“娘，您是不会回心转意的了？”

宫妆妇人不假思索地道：“这没什么回心不回心的，玉芳，你还是带些金珠回去，你父女可以安享一生……”

青衣少女咬了咬下唇，道：“娘，女儿说了，您可别生气，爹决不会要您的金珠，既使穷死饿死。”

宫妆妇人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，挤出一丝很牵强的笑容道：“玉芳，要不你就留下，在为娘身边……”

青衣少女轻轻一咬牙，柳眉一翘，像是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最后口吐出了一个字：“不！”

宫妆妇人又回复了刚才那冷漠之色，淡淡地道：“你既然与你老子一样硬气，那你就走吧！”

青衣少女紧紧抿了抿嘴，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走了两步，又回头退：“玉芬妹妹呢？”

“她出外有事，不在别庄。”

“娘，您……您这样会毁了她。”

宫妆妇人双睛一瞪，怒声道：“放屁，你敢教训我？”

青衣少女眶中涌现了泪光，深深望了她娘一眼，幽声道：“娘我走了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一个花枝招展的少妇来到厅门边，施了一札，恭声道：“禀夫人，有客求见……”

宫妆妇人一挥袖道：“你忘了我的关照，今天不见任何客人？”

“是的，但这位客人来头不小……”

“什么来头不小，谁？”

“三湘第一家，‘洞庭君’的‘三公子玉笛书生黄明’……”

宫妆妇人的脸色登时换了样，“哦！”了一声道：“黄三公子……这样好了，暂时请他到贵宾馆待茶，我一会就到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庭外院中倏地传来一声朗笑，只见一个面目姣好似女子的锦衣书生，踏着卵石花径，一脉斯文地向大庭缓缓行来。

宫妆妇人微微皱了皱眉，道：“请他进来吧！”说着，移身上位。

青衣少女怔在当地，不知是走好，还是留下好？

那名稟事的少妇回过身去，姗姗走了两步，迎着“玉笛书生黄明”道：“三公子，夫人有请！”说着，侧身肃客，一脸的媚笑。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微微拱了拱手，道“芳驾想来便是别庄总管‘织女韦含笑’了？”

少女甜甜地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非常失礼，先没向公子报句。”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道：“不敢，芳驾是庄中第一红人，还望多多照顾！”

说完昂首入厅，目光触及那青衣少女，不由呆了一呆，但随即警觉到自己失态，忙肃容疾行两步，朝宫妆妇人长揖道：“三湘黄明，冒昧拜谒，请夫人恕罪！”

宫妆妇人满面堆下笑来，欠身还礼，道：“三公子光降，蓬荜生辉，请坐！”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半侧着身向着青衣少女道：“这位想是夫人的掌珠……”

宫妆妇人含笑点头道：“正是小女！”

说着目注青衣少女道：“快见过黄三公子！”

青衣少女粉腮微红，福了一福。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听江湖传言，姑娘是当今第一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言不虚传，得见仙容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”

青衣少女礼貌地笑了笑，垂下螭首。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自袖中取出一个锦盒，双手捧着，上前轻放在宫妆妇人椅旁的几上，躬身道：“这是上奉夫人的一点薄敬，望夫人哂纳！”

说完，迟滞一旁落坐。

宫妆夫人“哟”了一声道：“怎敢当三公子厚仪，令尊堂好？”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在原地欠身道：“托夫人的福，家父母还称健朗！”

说完，似有意若无意地向青衣少女瞟了一眼。

宫妆夫人淡淡地一笑，道：“三公子光降敝庄，有什么指教么？”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显得十分潇洒地一笑道：“晚辈听人说，花月别庄集武林名花于一堂‘鄱阳夫人’座下，没半个庸俗脂粉，所以……晚辈是来开开眼界的。”

“鄱阳夫人”雍容地道：“道听途说，岂可相信，像三公子这等才华蕴藉满三湘的人物，庄中能当一顾的，恐怕找不出一二人！”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连连摇手道：“夫人这么一说，今晚辈无地自容了！”

说着，微侧目光，扫了垂首而立的青衣少女一眼，又道：“就说令千金罢，可以算得上是美人之中的美人！”

青衣少女抬起了头，望着厅门，眼中带着鄙夷与不屑，“玉笛书生黄明”坐的是侧方，不曾看到她的眼色。

一名年约十七八的宫妆少女，奉上了香茗，“玉笛书生黄明”目光又是一直，这献茶的少女，肤白如玉，眉目若画，娇媚可人，那一抹挂在口角的笑意，令人一见便会心生遐想。

青衣少女似已无法忍受这种气氛，回头道：“娘，我走了！”

说完，不理她母亲的反应，姗姗移步出厅，也不向“玉笛书生”作别。

那捧茶的少女，站到了“鄱阳夫人”身后。

“玉笛书生黄明”目送青衣少女离开，心头惚惚若有所失。

总管“织女韦含笑”本来站在廊沿上，一见青衣少女出厅，忙迎上前道：“小姐请到后院歇歇吧……”

青衣少女冷冰冰地道：“不，我现在就走！”

说着，疾步穿过花径而去。

“织女韦含笑”只好跟在后面，到了穿堂前，一个劲装少女匆匆近前道：“禀总管，有人闯庄！”

“织女韦含笑”面色一变，道：“是什么样的人这等大胆！”

“是个妇人！”

“大惊小怪，打发了她也就是了！”

“对方身手惊人……看，那不是来了！”

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妇人，大步向穿掌走来，后面跟了几个执剑的劲装少女，看来她们阻止不了她。

青衣少女见这情况，不由止了步。

“织女韦含笑”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那中年妇人在阶沿下止了步，双目赤红，怨毒中带着无比的杀机，后而追击而来的几名少女，在妇人身后丈许远处停住身形，“织女韦含笑”打量了那妇人几眼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乱闯我‘花月别庄’？”

妇人咬牙切齿地，近于吼叫般地道：“顾若梅便是我的女儿，你们把她诱拐来此地，迫她下嫁、‘吟风秀士袁子刚’，断送了她……她的性命……”

“织女韦含笑”阴冷地道：“令千金既是丧命‘吟风秀士袁子刚’之手，该去找姓袁的才是，为……”

妇人厉声道：“是你们要她盗取袁家传家之宝，才被杀害的。”

“织女韦含笑”寒声道：“顾大娘，说话该有个分寸……”

妇人怒冲冲地道：“什么分寸，我只要替女儿索命！”

“织女韦含笑”瞟了妇人一眼，道：“庄内现有贵宾，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谈，怎样？”

妇人厉哼了一声道：“什么贵宾，嫖客罢了，我今天非要找老鸨拼命不可……”

这话相当扎耳，青衣少女苍白的脸泛出了紫色，她的娘在武林人眼竟是个老鸨。

“织女韦含笑”眸中倏然射出了杀光，阴森森地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妇人咬着牙道：“我说老鸨，老娼妇，我要与她拼命……”说着，挪动脚步。

“织女韦含笑”暴喝一声：“找死！”

双掌一场，“呼！”地推了出去。

妇人横眉竖目地道：“你也是一丘之貉！”

双掌一圈一划，反击过去，劲势相当惊人。

“织女韦含笑”怕惊动了厅内的客人，中途撤掌，轻轻闪了开去，口里道：“别不知死活，这儿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”

妇人怒哼了一声，改掌为指，歉身上步，闪电般点了出去，“织女韦含笑”仍不还手，如魅影般侧闪丈外，妇人作势就要往里闯……

“织女韦含笑”突地一场手，一道极细的银丝闪处，凄哼陡起，那妇人“砰！”然栽了下去，一动不动了。

青衣少女激动地道：“让她走，别伤害她！”

“织女韦含笑”转头道：“小姐，您不听见她口出秽言，辱及夫人么？这是她自找的！”

说完，手臂往回一带，亮闪闪的银丝飞回手中。

青衣少女杏眼一瞪，道：“韦总管，你……”

以下的话，再也说不出口了，只见那妇人的头滚在一边，鲜血满腔如泉迸涌，厥状惨不忍睹。

“织女韦含笑”似乎拿杀人当儿戏，面不改色地一挥手道：“把尸体拖出去，现场打扫干净。”

那几名劲装少女，立即动手清理现场。

青衣少女冷厉地道：“韦总管，你够毒辣，够残忍……”

“织女韦含笑”淡淡地道：“小姐，这便是江湖中生存之道，如果对教人宽容，便是对自己残忍。”

青衣少女咬牙哼了一声道：“她失去了女儿，又赔上自己一命，韦总管，你不怕无疆么？”

“小姐，照您这么一说，就不必行走江湖了。”

“走江湖是为了行道，还是作孽？”

“小姐，我不与您辩……”

“好，我去找我娘……”

“小姐，厅里现在有贵客，您不能撕夫人的面子。”

青衣少女一听“贵客”两个字，心头被针扎了一下，那妇人刚才的话，又响在耳边：“……什么贵宾，嫖客罢了……”

她狠狠地瞪了“织女韦含笑”一眼，忍住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，掩面疾奔而去。

“织女韦含笑”望着青衣少女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

厅内，“鄱阳夫人”面带笑容，一付雍容华贵之态，徐徐地道：“三公子，老身成立这‘花月派’，最大的宗旨，是想成就红粉不让须眉，使女子也有机会在武林中吐气扬眉，再一个回的，是希望武林中再没旷男怨女，各得其所，天地阴阳，男女和合，这本是自然之理……”

“玉笛书生”剑眉一挑，道：“夫人高论，令晚辈茅塞顿开！”

“鄱阳夫人”容色一正，道：“当然，这等作法，难免招人物议。”

“鄱阳夫人”以漫不经心的神态，启开了“玉笛书生”送来的锦盒，盒盖一启，不由动容道：“啊！三公子，怎敢当你这等厚礼……”

“玉笛书生”笑吟吟地道：“夫人，这话令晚辈好生惭愧，‘花月别庄’之内，奇珍异宝，恐怕无法数计，这区区一对‘血玉镯’，只算替夫人的宝库填隙缝罢了。”

“鄱阳夫人”仔细端详了一阵子，重又合上，道：“那我就愧领三公子的盛情了！”

说完，递与身后的宫妆少女，道：“拿去后面交与沈大娘，小心着点，这可是稀世之珍，同时吩咐下去，水阁设宴。”

宫妆少女恭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双手接过锦盒，姗姗而去。

“玉笛书生”眉头一轩，道：“来此就要叨扰，这……”

“鄱阳夫人”爽朗地道：“哪里话，请也请不到的贵客，岂能不略尽地主之谊。”

蓦地，一阵莺啭燕叱之声传处，四名宫妆少女一涌入厅，齐朝上一福，道：“请夫人金安！”

“鄱阳夫人”一抬手道：“罢了，你们快见过‘三湘第一家’的黄三公子！”

四名宫妆少女齐齐转身，福了下去，娇滴滴地同声道：“见过三公子！”

“玉笛书生”忙不迭地起身还礼，连称：“不敢当！”

四名宫妆少女，仪态万千地退到侧方，八道似水眸光，齐洒向“玉笛书生”，芙蓉美面上，挂着挑逗的微笑。

“玉笛书生”不由有些目眩神迷，这四名少女，无一不美，虽然人面不同，但各有各的美，完全分不出上下。

“玉笛书主”心里暗忖：“鄱阳夫人哪里去网罗来这些尤物，单只这么看看，便觉艳福不浅了！”

“鄱阳夫人”笑了笑，道：“三公子，她们还不太丑吧？”

四少女以翠袖掩口，互相抛了一个媚眼，看得“玉笛书生”心痒难搔，伶牙俐齿的他，竟也口吃起来：“哦，太……美了，天仙化人！”

突地，他的脑海里浮起另一个丽影，就是方才离去的青衣少女，那份超尘脱俗的美，才是真正的美。

那种美，隐含着圣洁与高贵，使人一见便意乱情迷，但却不会生出邪念，象一株名贵的兰花，供你欣赏，却不能让你亵玩。

那气质是天生的，无瑕的美在自然中流露，心里这么一比较，这本来明艳照人四名少女，便仿佛黯然失色了。

俗语说：“言为心之表！”

发乎中，必形诸外，但眼更是心之表，最保不住秘密的便是双眼，任你如何善于掩饰心意，心灵之窗的双眼，还是泄了密。

“玉笛书生”一兴此念，眼神中便不自觉地流露出来。

也许，这极微的表情，能瞒过别人，但却瞒不过善窥人心意的“鄱阳夫人”，只见她淡淡一笑道：“三公子，你似乎言不由衷，那不是你心里要说的话吧？”

“玉笛书生”不内心头一凛，但也并非弱者，朗笑了一声道：“夫人这么一说，晚辈便不好意思面对这四位佳人了。”

如果夫人认为晚辈说四位贵门下美如天仙是言不由衷，岂不等于是骂晚辈有眼无珠，连妍媸都分不清？”

“鄱阳夫人”心里虽不然他的辩解，但也无意破坏这气氛，立即见风转舵道：“三公子才华盖代，锦心绣口，我方才是一句戏言，别认真！”

“玉笛书生”聪明绝顶，他不正面回“鄱阳夫人”的话，却转向四名少女道：“四位姑娘不会见责在下失仪吧？”

四女之中那著鹅黄宫妆的嫣然道：“三公子言重了，我们那里敢，公子不嫌弃，便是大幸了。”

* * *

天色浓如墨染，四望一片晦螟，一条纤巧人影，沿着湖滨落荒驰行，身形略显踉跄，她，就是不久前含愤离开“花月别庄”的青衣少女玉芳。

她像只受了惊的小鸟，盲目地飞撞。

她不知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奔向何方，只是本能地展动身形，她耳边响着那扎心的声音：“老鸨……老娼妇……”

她不愿意听，但那声音却更响，她无法逃避。

不知奔了多远，也不知是什么时辰，反正离开“花月别庄”已是很远很远了，她感到自己早已筋疲力竭，头晕目眩，喘不过气来，但，她仍蹒跚地挪动脚步，象是要逃避什么，逃得越远越好。

“砰！”地一声，她踏了下去，她想：“自己就这样死了也好，这世界太污浊，活着是受罪，毫无意义！”

想着，想着，自己仿佛真的死了，解脱了，轻飘飘地向上浮升，飘呀飘呀的，像一片羽毛，浮游在虚无的灰暗。

青衣少女玉芳投湖窒息昏死过去了很久，才由一个年轻的渔家郎救了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又回到了冷酷的观实，野芦、枯树、灰蒙蒙的天空。

她坐起身来，觉得胸口剧烈的疼痛，有样东西在往上冲，喉头一甜，忙用手接住，接了一捧的猩红。

她笑了，笑得十分凄凉，凝视着手中的猩红，喃喃地道：“血，血，我还能活多久？老天，为什么不让我死，折磨不够么我……为什么要活着受罪，……我有什么理由要活下去？……”

她甩去了那一捧刺目的猩红，在身旁草叶上擦了擦手，站起身来，木然地向前挪动脚步，像一个梦游者。

走着，走着，眼前一片碧绿，已经无路了，她停住一看，自己已走到湖滨的一片岩石上，脚下，便是深沉的湖水，没有波光，与天空一样灰暗。

她呆了片刻，像梦呓般地自语道：“水，水，能洗去污秽，定然也能洗去痛苦，啊……水下面该是个十分安静的地方，躺在水底下，与游鱼作伴，多美……这该是个最理想的归宿。”

从今以后，再没有痛苦了，一了百了……走吧！”

于是，她向岩石边缘挪了几步，仰起螭首道：“别了，罪恶的世界，痛苦的人生！”

涌身一跃，投向那一片茫茫的碧绿，先是一阵水凉，再来是一阵窒息的病苦，然后便失去了知觉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她回复了知觉，身上感觉暖烘烘的，她想：“死并不痛苦啊！让我年年这人世以外的世界！”

她缓缓睁开了眼，眼神一片迷茫，什么也没看清楚，她努力定神，慢慢地，她看出形象来了。

上面是芦苇的屋顶，数尺处有张木桌，桌上有盏油灯，吐着昏黄的光晕，桌边似伏着一个人，微闻鼻声。

她不内心头一震，暗忖：“我没死么？”

再扭头一看。自己是躺卧在床上，盖着温软的棉被。

“我没死！”

她几乎脱口叫出声来，她想起身，但全身软得像一闭锦花，半丝力气也没有。

她又感：“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，我分明投了湖为什么不死？那伏桌而眠的是什么人？”

心念之中，目光不期然朝木桌扫去，只见那伏桌而眠的，是渔家郎打扮，看来年纪不大，她心里约略明白了几分……

那渔家郎伸了个懒腰，坐直了身形，用手揉了一揉眼睛，朝这边一望，不由惊喜地道：“天谢地，姑娘，你醒过来了？”

说着，站起来。

青衣少女下意识地一阵“卜卜！”乱跳，脱口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看渔家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打渔的。”

“是……你救了我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……为什么要救我？”

“姑娘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

青衣少女登时心犹如麻，痛苦地叹了口气道：“生也难。死也难，你不该救我的……”

渔家郎错愕地道：“姑娘，俗语说，好死不如赖活，为什么要寻短见呢？死……是需要很大勇气的，既然死也不怕，又何惧于世上的痛苦。”

青衣少女听对方吐语不俗，知道不是寻常的打渔郎。

此刻，她才看清对方年纪大，与自己上下差不了多少，人长得一表非凡，灵秀之气外溢，而俊逸之中，却又有一股子诚朴的味道。

虽上渔家打扮，却掩不住那份超人的气质，可是此刻她死念未消，什么也引不起她的反应。

当下幽幽地道：“一个人既已决意寻死，当然有他的理由，如果能活下去，就不必寻死了！”

渔家郎讪讪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但姑娘现在已经死不成了，还得活下去……”

青衣少女大声道：“谁说我死不成了？”

渔家郎澄的目光一转，微红着脸道：“姑娘现在不能多说话，你已昏迷了三天三夜了……”

青衣少女芳心大震，栗声道：“什么，三天三夜？”

渔家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足足三天三夜，真是把我给急

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觉得不妥，倏地住了口，朝青衣少女腼腆地笑了笑。

出自女人警觉的本能，青衣少女不知是那里来的一股力量，一下子掀被而起。

渔家郎急声道：“姑娘，你得好好养息，不能动！”

青衣少女半坐在床上，掀了被才发觉自己穿的竟是一套男人的短衫裤，登时面热心跳，又羞又急，几乎想哭出来。

一个女人，躺在男人的床上三天三夜，还被换了衣裤，既是男人的衣裤，不用说这屋里没女人……

渔家郎见她的神情不对，倒是怔住了。

青衣少女厉声道：“这屋里还有谁？”

渔家郎皱了皱眉道：“只我一个，没别的人！”

青衣少女更加急煞，苍白的粉腮，成了紫酱色，一颗心几乎跳出口来，咬牙道：“我要杀你！”

渔家郎呼吸为之一窒，久久才道：“姑娘要杀我，为什么？”

青衣少女把心一横，栗声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把姑娘我怎样了？”

渔家郎茫然地道：“不怎么样，我打渔经过钓鱼矶岩下，见姑娘落水，救了你来家，就是这样，我三天为了照料姑娘，连鱼都不打了，别的什么也没有呀？”

青衣少女羞愤难当地道：“我的衣裙……”

渔家郎吁了一口大气，道：“哦！姑娘原来是为了这个生气，衣裙不都摆在床尾么……”

青衣少女见他那老实的样子，有些啼笑皆非，但仍冷厉地道：“你故作痴呆么？”

“这……什么话……”

“你替我更换了衣裙”

渔家郎胀红着脸道：“是的，这有什么不对？”